

廣東通誌初稿卷之三

孫石戴璟采輯

政紀

曰教

粵自漢立郡縣地入中國之版圖民列中國之編戶則

非要荒可以不治也乃有不若德不聽罪天其以我君
爽厥師如苗不可雜莠粟不可容糝此之謂王者大一
統矣予讀史見棄珠厓有遺憾焉諸侯之寶三土地人
民政事地可棄也民吾赤子其忍棄乎古之統一東廣
者漢以後曰唐曰宋曰元漢唐宋雖於治體未醇要亦

以中國之人主中國之民也至元以沙漠殊種入握乾符是裂衣冠爲左衽率人類而奉禽獸當此之時穢氣滔天汚流漲地豈唯我廣染其腥臊遭其荼毒哉故丘文莊公直比之天地翻覆手足倒懸嗚呼此誠曠古百年所無之變異也天厭厥醜挺生我

太祖高皇帝於南服不數年而恢復帝王所自有之中國凡燕翼明若黻黼潤若川河真所謂大人虎變不占有孚者矣說者謂我

太祖遣將而戒勿殺攻城而教勿屠此所以取天下如建瓴也不知我

國家以綱常爲治凡求遺書聘英俊興學校以用夏變夷者尤切懇至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嘉禾生芝草見而貢天獻雉者北極朝鮮東至日本南接交趾西連蕃夷皆爲我藩屏雖唐虞三代猶拜下風也而區區前代何足比哉此吾於分野山川之後即次之以政紀而訖我大明蓋所以昭吾

皇有功於天地有功於生民萬萬也其間事畧有關於廣東者雖南北朝無統亦備書之於此可以觀氣運之興

廣東通志卷三
隆可以驗政事之臧否可以考王業之艱難可以立君
臣之昭鑒焉若夫趙劉傳授列之封國非尊之也所以
著變夷僭竊之由季宋南符列之行次非外之也又以
述宋人所以式微之跡而要之皆以示勸懲也穀梁子
曰言之詳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其義吾竊取之
矣食茲土者惟知國家有冊有典用迪前人有光常念
念曰吾何以集鴻鴈何以若魚鱉何以重茅絢何以齊
斨斧唯不二心而敷五典而後可謂對揚我
聖祖之遺訓若瑣瑣以錢穀甲兵從事而不肯感言于民

克勤乃事則爾亦不任矣嗚呼臣哉鄰哉唯日孜孜哉

漢太祖高帝十一年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

王見封國

惠帝四年春南越王佗反見封國

文帝元年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

奉貢見封國

武帝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遣大行王恢等將兵擊

之見封國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立餘善為

東越王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見封

元光五年通南夷置犍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

元鼎四年遣使喻南越入朝見封

五年南越相呂嘉殺使者及其王與更立建德為王發

兵反○秋遣將軍路博德等將兵擊南越見封

六年南越獲建德呂嘉置九郡見封

宣帝甘露二年珠崖郡反夏四月遣兵擊之

元帝初元三年春罷珠崖郡珠崖儋耳郡在海中洲上

其民亦暴惡自以阻絕數犯更禁卒數年一反故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郡

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

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

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言殷固之地東不過江黃

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

作人樂其生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

霧露氣溫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

死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恂恂之忿

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

創饑保元元也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

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為

憂詔罷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內屬

便處之不欲勿彊捐之誼曾孫也

順帝永和三年夏閏四月以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

交趾刺史招降蠻寇嶺外悉平侍御史賈昌為州郡

帝召百官問以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交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

彼徵發復擾動必使生患充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
 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温暑加有瘴氣致死十必
 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服堪聞死亡
 必衆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肢宜更選有
 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四府悉從固議
 即拜良為九真太守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
 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
 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桓帝延熹三年冬十一月九真餘寇復反以夏方為交

趾刺史降之

靈帝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趾烏滸蠻反

中平元年交趾吏民作亂以賈琮為刺史平之交趾多珠貨前

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琮到部遺書告示招撫荒散蠲復徭役簡選良吏歲問蕩定百姓為之歌

曰賈父耒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交不敢飯

晉愍皇帝建興三年王敦徙陶侃為廣州刺史時王機盜據廣州侃

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祭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遣督護討機走之廣州遂平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

安帝隆安二年南涼取嶺南五郡楊軌七廉川降於南

敗左司馬趙振曰必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使羗得西平夷夏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遂進擊劔天破之樂都湟河澆河太守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烏孤

烏孤更稱武威王

安帝義熙元年夏四月以盧循為廣州刺史時朝廷新定未暇征

討以循為廣州徐道覆為始與相循遣貢獻因遺劉裕益智綜裕報以續命湯循之陷番禺也執刺史吳隱之至是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循不從長史王誕曰孫伯符豈不欲晉華子魚邪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循乃遣之

六年劉裕遣將軍孫處等率兵襲番禺○十一月孫處

攻番禺拔之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

城處撫其舊民恐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七年夏四月盧循寇番禺不克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擊

斬之

宋元嘉四年前交州刺史杜弘文卒弘文有疾被徵自與就路或勸之待病愈

弘文曰吾杖節三世常欲枝軀帝庭况被徵乎遂行卒於廣州

十八年以義康都督三州軍事扶令育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

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導以義方奈何一旦黜削送南垂萬一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

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乎願亟召還兄弟協和表奏賜死

三十年廣州反討平之南海太守蕭簡據廣州反詔新南海太守鄧琬始與太守沈法

系討之破道俱功一日即破之斬簡

南北朝梁魏戊午年冬十二月魏復取洛陽及廣州○盜

殺魏廣州刺史李延孫

庚申年十二月梁交州李賁反遣兵討之交趾李賁世豪右仕

不得志又有并詔者除廣陽門郎耻之二人因連結
數州豪傑俱反梁主遣諮與高州刺史孫罔新州刺
史盧子推
將兵擊之

東魏 辛酉年十二月梁盧子略作亂廣州參軍陳霸先

討平之子畧及杜僧明周文育等帥眾攻廣州參軍
吳興陳霸先帥精甲擊破之擒僧明文育霸

先以二人驍勇過
人釋之以為主帥

東魏 乙丑年梁遣兵討李賁敗之賁自稱越帝置百
官梁遣交州刺史

楊暕討賁暕集諸將問計霸先日節下奉辭代罪當
死生以之豈可逗撓不進長寇沮眾乎遂勒兵先發

賁敗奔嘉
寧城圍之

東魏 丙寅年梁討李賁敗之賁復帥眾自營中出
曲六澈湖陳霸先日我師老

而無援入人心腹正當共出有死决力取之無故停
留時事去矣諸將皆莫應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

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
衆軍鼓譟俱前賁衆大潰

東魏 戊辰年三月梁交州司馬陳霸先討李賁平之

屈傍洞斬李賁賁兄天寶與枚餘兵圍愛州司馬陳霸
先帥衆討平之詔以霸先為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

七郡諸
軍事

東魏 己巳年秋七月梁廣州刺史元景仲謀反西江督

護陳霸先討誅之霸先欲起兵討景使人誘景
仲謀奉以為主使面霸先霸先

馳檄討之景仲衆潰縊死霸先迎定州刺
史蕭勅鎮廣州勅以霸先監始興郡事

東魏 己巳年梁以陳霸先為交州刺史霸先發始興
至大庾嶺

路養拒之其黨鍾擊詞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
霸先擊之路養敗走進軍南康湘東王繹承制授霸

先交州刺史

梁魏 庚午年梁高州刺史李遷任反高涼太守馮寶妻

冼氏討敗之見將畧

梁魏 乙亥年梁廣州刺史王琳救江陵弗及次于長沙

遣兵伐後梁

陳周 丁丑年二月梁蕭勃起兵廣州于南康

陳周 丁丑年梁復以歐陽頔為衡州刺史使討廣州克

之

陳周 癸未年秋九月陳廣州刺史歐陽頔卒以其子紇

代之

陳周 己丑年秋八月陳廣州刺史紇反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感惠著

於百越自華皎叛陳主疑之徵為左衛將軍紇懼遂

舉兵攻衡州陳主遣徐儉持節諭旨儉語紇曰呂嘉

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

默默不應陳主乃遣車騎將軍章昭達討之

陳周 庚寅年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

先氏為石龍太夫人見將畧

唐太宗貞觀元年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五年高州總管馮盎入朝盎有地方二千里為治勤明所部愛之

十六年廣州都督党仁弘有罪徙欽州

中宗嗣聖四年冬十月太后流李孝逸於儋州武承嗣誣李孝逸自

言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戒死除名流儋州卒

六年太后流常方質于儋州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方質有疾承嗣三

思往問之方質據牀不為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為周興所

搆流儋州尋賜死

七年二月周流其右丞周興於嶺南興與索元禮未後臣競為暴刻所殺

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皆為太后所殺

十一年九月流王弘義於瑯州

二十年周貶魏元忠為高要尉流張說於嶺南張易之

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父長太后怒下元忠微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

許之太后召說入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

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太后曰說反覆言并繫治之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南元忠入辭言曰臣老

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

中宗神龍元年流貶周宰相常承慶房融崔神慶於

嶺南

玄宗開元廿六年秋九月貶王昱為高要尉

天寶五載加嶺南經畧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為戶部

侍郎楊貴妃方有寵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

歲命嶺南馳驛致之

九載夏四月流宋渾於潮陽初温因李林甫得進及附

策故有此奏

肅宗至德二載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上

思張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代宗廣德元年宦官品太一反廣州討平之

大曆六年嶺南蠻酋梁崇牽作亂討平之蠻酋梁崇牽據容州

與西原蠻連兵攻陷城邑容州經畧使王翊以私討募兵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馳詣廣州見節度使李

勉請兵勉以為難胡曰然則但乞移牒諸州揚言出兵莫籍聲勢亦可成功勉從之翊乃募得三千餘人破賊數萬枝

容州擒崇牽

十一年嶺南節度使路嗣恭克廣州斬哥舒晃

十四年貶常袞為潮州刺史

德宗建中元年冬十月貶薛邕為連山尉大曆以前賦

皆無法長吏得專邕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侍御史負寓發之故貶

貞元三年幽部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公主肅

適蕭升女為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

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

十九年貶韓愈為陽山令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微未得者請

俟未年遂坐貶

二十一年常執誼為崖州司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奄奄無氣聞人行聲

輒惶悸失色以致於貶

憲宗元和九年三月以劉禹錫為連州刺史王叔文之黨悉召至

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

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歆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得改連州

十二年以孔戣為嶺南節度使先是明州歲貢蚺蛤

刺史孔戣奏罷之至早嶺南擇帥宰相奏擬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蚺蛤者可與也故有是命

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州

刺史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

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

表極諫上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集群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

穆宗長慶四年二月貶李紳為端州司馬初穆宗既留

愈忌之使族子虞與從子仲言及補闕張又新同求紳短敎宗即位逢吉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之所

以為儲貳逢吉力也如李紳輩皆欲立采王上疑未信會逢吉亦言紳謀不利於上故貶會閱禁中文書

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上為太子疏乃焚諸紳書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文宗太和九年貶李甘為封州司馬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

御史李牛揚言於朝曰白麻
出我必壞之於庭故及於殿

開成二年以盧鈞為嶺南節度使李石言於上曰盧鈞除嶺南朝士皆

相賀以為嶺南富饒近歲皆厚賂北司而得之今北

司不撓朝權陛下宜有以褒之庶幾內外奉法上從

武宗會昌四年冬十一月貶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李

宗閔於封州

宣宗大中二年秋九月貶李德裕為崖州司戶

十二年夏四月嶺南軍亂詔以李承勛為節度使討

平之初上命李燧鎮嶺南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

人追之節及遂門而返
改授承勛討亂平之

懿宗咸通三年五月分嶺南東西二道以常宙蔡京為

節度使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為有吏才

安南皆隸嶺南蔡京奏請分嶺南為五管廣桂邕容

邕州為西道使常宙及京分領之蔡京若諸道置在

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境無虞

四年夏四月以康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十二年夏五月貶于琮為韶州刺史于琮為常保衡所

公主上之妹也與琮皆之韶州行則有與門相對坐

則琮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

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
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僖宗乾符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

巢趣廣南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謹遣使如南詔

七月黃巢陷廣州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

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為廣州市

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

之巢得告身大恣詬執政急攻廣州陷之執節度使

李迥使草表迥曰予以代受國恩親

戚滿朝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

中和三年六月以劉謙為封州刺史初上蔡劉謙為嶺

南小校節度使常

宙奇之妻以兄女謙屢

擊盜有功故有是命

光啓二年夏五月以呂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

昭宗景福二年秋九月李茂貞王行瑜合兵拒官軍官

軍逃潰貶杜讓能為雷州司戶〇冬十月殺雷州司

戶杜讓能以李茂貞為鳳翔兼山南西道節度使

貞勸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惟昭締復從而

擒之遂賜死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南北司徒

乾寧三年冬十月以劉隱為清海行軍司馬清海常慶使

薛王知柔行

天祐元年冬十二月以劉隱為清海節度使清海節

度使崔

遠赴鍾與隱不敢前隱以

重賂結朱全忠故有是命

改已

三

梁主瑱貞明元年冬十月廣州始與梁絕劉巖以其起王

南平王表求封南越王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為庭乎由是貢使遂絕

三年秋八月劉巖稱越帝於廣州清海建武郡度使劉

趙光裔揚洞潛李殷倚同平章事用洞潛計立學校設選舉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秋九月漢取交州

晉高祖天福三年冬十月交州亂漢主龍造遣其子弘操

將兵攻之敗死覲封

七年秋七月漢指州盜張遇賢起討之不克神羅

家縣吏張遇賢事之甚凶謹時指州盜賊群起莫相視

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遣越王弘昌循王弘果討

之戰不利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等力

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為遇賢所陷

周太祖威廣順元年十一月南漢取桂州盡有嶺南地見封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夏四月弭德超有罪流瓊州德超

得樞密使怨望居常快快日詬王顯崇禹錫曰我言

國家有大事有安社稷切止得綫許大官汝等何人

及在吾上我實耻之言頗侵帝顯奏之詔鞠

問德超具狀遂奪官秩禁錮流瓊州而死

真宗乾興元年夏四月貶寇準為雷州司戶參軍遣中

敕就賜以錦囊貯劄揭于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

黃東通志卷之三

文已

一四

月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戶參軍

向文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

敗逮繫德妙內鞠問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帝謂德妙語涉妖誕遂貶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聞家僮謀殺報蒸羊逆諸竟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寇家僮謀殺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母得出謂機敏有智謀遣人至于洛守劉焯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焯會衆僚特達之焯得書上聞太后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

仁宗天聖元年秋閏九月故相寇準卒于雷州

詔許歸塋

西京民皆植竹掛紙以祭之後枯竹皆生笋人以爲忠義所感

景祐二年冬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詔竄內侍閻文應

于嶺南

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挾醫診視郭后之罪竄之嶺南死于道

神宗熙寧五年貶唐瑁爲潮州別駕

瑁以父任得官嘗上書言秦二世制于趙高乃失之

弱非失之彊帝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爲崇文校書安石復令鄧綰舉爲御史遂除太子中允特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肯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

瑁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瑁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論以他日相

法請對陛下一陳之乃播笏展進至謂薛向等安石願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爲瓜牙張商英乃鷹犬逐意者雖賢爲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爲賢至詆安石爲李林甫

盧杞帝屢止之惘悚慨自若畧不退嚚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闔門紉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年十月寇準入寇陷欽廉州

劉彝代之聽偏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

人未五市率皆渴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二道入寇殺士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鄂州而除彝名

人未五市率皆渴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二道

入寇殺士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鄂州而除彝名

九年春正月交趾陷邕州知州事蘇緘死之

見忠義

哲宗元初四年五月安置蔡確于新州

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軍蓋

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為皆涉讒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斥東

朝語尤切害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諫議大夫范祖禹言確罪惡天下不容尚以

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論文彦博欲罷確嶺嶠范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末削棘近七年吾輩開之

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焉不聽唯至新州未幾卒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

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欺罔上下故今因其自貶如此行遣諱為社稷也

紹聖元年夏四月貶蘇軾知英州尋令惠州安置

全臺復言

軾撰呂惠卿誥詞訛謗先帝黜軾知英州范純仁諫不納未幾侍御史虞策言軾罪罰未當又追一官安置

三年秋七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

特創范好專龍

內庭章惇蔡京樞祖禹安世元祐中諫乳媪事以為斥婕妤也於是坐二人構造誣謗之罪故謫

四年二月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純仁等于嶺南

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道卒

侍御史未之卻言司馬光時道逆理典刑未正

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臣大防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遂貶大防舒州摯嘉

州團練副使轍化州燾雷州別賀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

下無忘元祐特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天下惜

之既而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

○十一月梁燾卒于化州○十二月劉摯卒于新州

元符元年三月下文彥博子及甫于同文館徵遂錮劉

摯梁壽子孫于嶺南

刑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彥

博子及甫書為證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

巖史等以為摯有發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

安淳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因詭言其父彥博相摯為

司馬取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况之况猶

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奏摯等大逆不道特反形未

具爾會摯燾已卒于貶所及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

嶺南勒停巖○秋七月再竄范祖禹于化州劉安世

史諸子官職○必致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

于梅州祖禹尋卒

陷二人以罪安世至貶所章惇陰令使

者過梅協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

三年三月詔棄鄱皇州以昇鑿

雷窠鑿等子嶺南贖求

至自殺

贖留鄱州縱所部剽掠羗衆誘賊心錢羅結請歸帥本路為倡贖贖之去遂殲聚數千人

園趨川夏衆十萬助之朝論請並棄遊川且貶贖于昌化軍贖至穰縣自縊死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二月貶章惇為雷州司戶參軍

伯

雨論惇又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違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皇太后

於何地若貸而不諫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章八上未報會壺諫陳璘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

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徹民屋惇又以為彊奪民君下州追民寃治以儆丞甚明且止至是惇問舍

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初惇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囑之曰

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傳語陳璘曰惇亡不堪奈何璘曰與其悲傷無益易若念其臨絕之語即惇無以對

崇寧四年三月竄知慶州曾孝序于嶺南

初孝序察訪湖北遇閻昝

京畏孝序見帝言舒亶事密遣客以美官琰之孝序不從又至是京行結羅儀羅之法盡括民財克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過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除名竄嶺儀

大觀元年冬閏十月流太廟齋即方軫于嶺南軫上書言蔡京睥睨

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謀之計每有奏請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欽宗靖康元年秋七月竄蔡京于儋州道死京再貶崇信軍節度

副使至是復竄儋州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

二年秋八月安置河北招撫使張所于嶺南

高宗建炎三年秋七月廣州教授林勲上本政書勲上本政

書卜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疋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蚕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紹興八年十一月貶樞密院編脩官胡銓監廣州都監

倉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日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

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大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

此際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
 流涕長太息矣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孫近傳
 會檜議遂得參政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
 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須竿之藁街不然臣有赴東海
 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檜以狂妄凶悖
 詆毀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中外翌日改
 銓監廣州都監倉宜吳進士吳師
 古授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

十年六月安置趙鼎于潮州

秦檜惡鼎居越逼已徙知
 泉州又諷司諫謝祖信等

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提舉洞宵宮鼎自泉
 還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論
 其乾沒都督府錢七十萬緡誚官居吳化軍次又諫
 議大夫何鑄論之不已乃貶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十五年秋七月放張浚于連州

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
 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

必被禍計氏知之誦其父成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
 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

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
 遲則禍大而難決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
 情偽豫脩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
 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苦劾之遂貶

十八年十一月竄胡銓于海南

秦檜諷司諫羅汝楫論
 銓餘非橫議竄新州新

州守張秉承檜旨論銓與客唱
 酬謗訛怨望詔送海南編管

三十年十一月編管王權于瓊州以李顯忠代將其軍

孝宗淳熙三年夏六月罷龍茂良放之英州

茂良猶手疏恢
 復六事帝曰卿

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予不可
 信如此窮然因劾之遂責降英州安置父子卒于貶所

寧宗慶元元年夏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

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
 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語侵韓侂胄坐謫尋改吉州死

六年九月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詔配祖泰于

欽州軍城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詛論世事無忌韓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

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

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

妄拘管連州尋杖祖泰一百配欽州軍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誤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為好

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

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

開禧年秋七月蘇師旦罪安置韶州韓侂胄既喪師始竟為蘇師旦所誤一夕召李

璧飲酣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臣胃然之罷師旦官籍其家除名安置

三年冬十一月治韓侂胄黨斬蘇師旦流郭倪等于

嶺南韓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明日奪其三官求州居住尋竄

雷州遣使即韶州誅師旦安置郭倪于梅州鄧友龍于循州郭僕于連州

嘉定十二年春正月金人寇淮西知楚州賈涉使李全

救却之詔加全廣州觀察使

宋帝熈德祐元年秋七月放賈似道于徽州籍其家似

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為夏貴孫虎臣所誤

乞併餘生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爚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

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

烈者搢紳茅草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以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以道至率眾為露布逐之復詔徙于建寧府斬翁應龍籍其家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翁合上言以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乞遠竄荒昧以禦魍魎遂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賤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終矯詔拉殺之

二年六月元軍入廣州○九月東莞民熊飛起兵會趙潛復韶州○冬十月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遂入韶熊飛死之○十一月帝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奔亂帝走潮州十二月壽庚以泉州叛降元○帝以惠州遣使奉表請降于元

端宗景炎二年二月元軍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

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張世傑復潮

州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告類兵皆會之○九

月帝遷潮州之淺灣元將塔出等引兵入大庾嶺○

冬十一月元塔出會兵陷廣州○三年二月元唆都陷

潮州屠其民○五月張世傑攻雷州不克○秋七

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等起兵應厓山與元阿里

海涯戰敗死之海南州縣皆陷

元設廣州路等州縣達魯花赤草木子達魯花赤華言荷包上捺子也

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七年詔廣州採珠元史珠在廣州者採於大港海

二十年改廣東提刑按察司為海北廣東道○春三

月廣州兵起討平之廣州民林桂方等擁眾萬餘稱羅平國改元延康官軍擒斬之餘

○忙古台帥兵破廣東山寨黨悉平

二十六年以郭昂為廣東宣慰使元史省檄郭昂赴廣東監

造戰船行至廣東界遇盜移檄諭以禍福廣東素服其威信及見其檄即俱降授廣東宣慰使卒

三年升廣州為上路總管府○復徙廣州肅政廉訪司置廣州

大德八年遣使代祀南海元史焦養直傳太子於宮中啓沃誠至帝問之

大悅至是遣之代祀南海

武宗至大二年夏六月廣東始徵僧道賦稅

四年春正月流忙哥鐵木兒于南海皇太子以脫虎

脫等交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朵兒只誅曰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脫虎脫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李羅鐵木兒闍里吉思烏馬兒等奸貪害政令中書方欲用為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從之尋復以行尚書為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中書

皇慶六年遣使權廣東番貨

英宗至治元年夏五月遷武宗子圖帖睦

爾于瓊州

時鐵木迭兒懷私固寵構譽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咬住告

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於是徙圖帖睦爾居海南日禁日者毋交通諸王附馬掌陰陽五科者

毋泄占候

碩德八剌至治二年廣州新會民汜長第起兵

元史廣東副元

帥烏馬兒率兵捕之

○廉訪副使哈只蔡衍坐罪免

元史江南行臺監察

御史許有壬行部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使哈只蔡衍

天曆元年以王都中為廣東宣慰使

元史都中天曆初被省檄整點七路

軍馬境內晏然徙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

文宗至順元年安置諸王徹徹禿于廣州

元史坐妄言不道故也

順帝至元三年春正月廣東朱光卿河南棒胡等兵起

光卿增城縣人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眾反稱大金國改元赤符時惠州民聶秀卿等亦舉兵與光卿

相結為亂棒胡陳州人以燒香惑眾反於信陽州破歸德鹿邑焚陳州屯營于杏岡命河南左丞慶童帥

兵討之獲其旗幟宣勅金印獻之時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旗幟宣勅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意漢官諱

言反將中以罪許有壬曰此曹反狀甚明尚何言大臣語塞既而帝以光卿秀卿捧胡皆漢人詔漢入官

省臺院及翰林集賢者講求誅補之法以聞未幾四川合州人韓法師亦擁眾自稱南朝越王尋皆討平之

至元十一年秋九月廣東兵起遣張玉討平之

元史特廣

東兵起無寧歲且遏絕占城糧運王率兵討平之。元文類廣東黎德區將軍聚千萬人攻元僭號殺居

民陷城邑又增城縣蔡大老鍾大老唐大老皆應之據平康下里東團村等處官軍破之區將軍走藍糞

營官軍
追燒之

二十五年廣東民董賢舉等兵起元史時閩廣兵多以亡宋為號詔放

故宋帝顯于吐蕃使學佛為僧號
合尊大師尋禁江南民挾弓矢

至正十五年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廣州東莞兵起南海

志東莞縣王成陳仲玉號稱二長角力爭據時何真
為河源務副使見時俶擾遂棄官歸十九年乃請於

行省舉義
兵以除之

二十一年宋龍鳳七年江南行臺侍御史八撒刺不花叛

據廣州元史江南行臺侍御史八撒刺不花殺廣東
廉訪使完者篤副使李思誠僉事迭麥赤以

兵自衛據廣州時八撒刺不花以廉訪使久居廣東
專恣自用詔乃以完者篤等為廉訪司官而除八撒

刺不花侍御史八撒刺不花不受命怒完者篤等
代已即誣以罪盡殺之惟廉訪使董鑰哀請得免○

廣州增城香山兵起南海志增城縣人王可成曹叔
安等自稱元帥攻據縣治何真

遣弟迪平之遂撫其縣香山縣人李祖二聚眾攻掠
縣治宣差朶羅歹不能禦邑人鄭榮叟等徙治于邑

之古寨山奉朶羅歹同守未幾朶羅歹死于寨繼而
南海龍潭寇盧實善率眾屢至攻寨弗克新會縣土

寇黃斌攻掠縣
治居民流散

二十二年宋龍鳳八年八撒刺不花伏誅元史江西行省平
章朶列不花分省

廣州適邵宗愚陷廣州執八撒刺不花殺之○南海
志物宣慰使司都元帥世傑班斃謀殺廉訪使百家

奴事覺為行臺御史兼僉事八撒刺不花所殺而南
海西淋三山民邵宗愚龍潭民盧實善等俱乘機集

眾各據鄉土
借稱元帥 ○廣西賊秦得用據清遠湖廣賊陳

淵據連州

南海志清遠縣為海寇劫掠主簿白太平始築土城以防拒之壬寅廣西奏得用稱

參政恐據縣治連州及連山陽山皆為湖廣藍山人陳淵借稱府督據有其地時各郡縣皆為群盜所據

○邵宗愚據廣州東莞人何真攻走之

南海志邵宗愚率眾

陷廣城殺僉事八撒刺不花餘皆棄走宗愚據城縱火殺掠居民喪亡甚衆東莞何真集義兵保障人多

歸之惠王仲剛與叛將黃常稱元帥據惠貪暴肆殺民不堪命衆慕真有撫綏保障之義迎以守惠由是

解惠州之困逐黃常戮仲剛循惠二州民賴撫安元行省使者授真分省左丞真聞宗愚據廣乃率衆攻

復廣州宗愚走還三山真入省嚴號令禁毋擅屠掠廣賴以安 ○以何真為行省

左丞

見封國

元至正二十五年

宋龍鳳十一年

宗愚圍廣州冬十月

陷之

南海志宗愚挾庶訪司副使廣寧等復來圍廣真撫衆拒戰賊乃退時城中糧盡民食蕉頭麻

根至煮皮籠靴鞋禦飢終無異志是歲十月真部屬馬寒與宗愚通竊起據博羅構逆隔絕粮道激報真

亟赴惠帥部伍平之愚闕真離廣復率衆陷城殺掠尤甚

至正二十七年夏四月左丞何真復取廣州明年遂

歸附于

大明

南海志丁未四月真回廣民皆應之宗愚俱復退三山未幾元江西分省左丞鐵里迷失來據廣未及宗

愚遣人給迎右丞誣真僭據且誘右丞瑛真未及達情而右丞以為宗愚齋歸三山竟死于賊伐申

大明

洪武改元王帥南下江南將軍御史大夫湯和先為檄諭真俾快順逆中書平章廖永忠亦移書與真獎

勸招徠理情兼脩真識天命有歸即遣前督劉克佐檢校梁復物齋書詣軍門納欵平章命克佐復書

諭真令撫安衆庶用後來蘇平章舟師道由閩海分遣指揮黃陸由使嶺入是歲四月六日至廣駐師郡城西馬翅越十日平章舟師至真至封府庫儲廩版籍全城歸附市不易肆居皆安堵其毆擊碎壤間有痲黥負恃險阻者平章復以榜諭悉許來新於是據逆者悉皆歸順惟宗愚固拒爰發兵剿之不喻旬也醜就擒乃剪戮群黨餘孽悉平已而南海龍潭餘寇馮五復叛平章親督六軍以黃蓮頭目關敏張仲賢鄉道往剿之時賊勢方熾天兵稍駐賊衆竟破黃蓮死縛敏脅降不屈死賊怒屠其家仲賢走免時黃蓮死賊者甚衆天兵復進乃剿平之平章公嘉敏死義表其鄉曰忠義事聞勅贈敦武校尉兵馬司副指揮命立祠祀其餘郡邑分遣兵將取次下之嶺海悉平五月詔班師真歸京師

上嘉其誠惻下詔諭之惟番指揮使胡通領衛事以守禦之城郭士庶山谷耄倪莫不歡忻鼓舞以為復親萬萬年太平之盛

國朝洪武元年春二月癸卯遣征南將軍廖永忠等取

廣東

洪武聖政記元江西行省左丞何真據廣東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以參政朱亮祖為

副帥舟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邑相繼東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又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入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納其聲援未肯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嶺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湯燦等合兵取廣西用兵方畧率用是道請清海眼在此一舉○丙辰永忠自福州遣人以書至廣東諭真真得書有歸附意壬戌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

亨副使胡通帥本衛及南雄韶州等衛軍馬會征南
將軍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仲亨等曰述命平章揚環
等由湖南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
特命爾等率師由韶州直搗德慶三方進師為犄角
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
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侵掠三月壬午征南
將軍廖永忠率舟師
自福州航海趨廣東

壬辰元江西行省左丞何真以廣州降

徐宏撰中書平
章榮祿廖永忠

平南記 大明啓運之命有萬方

皇帝命平章廖永忠若曰閩越海濱負固不廷汝其祖征
又以參政朱亮祖副公南征公既拜 命率海舟千
艘由潮趨閩閩恃險阻肆桀驁久矣延平魁酋所穴
諸郡之根本也先往順之則枝葉靡矣迺以洪武元
年正月舟師抵福州徑趨延平奮勇破其城獲陳有
定以獻列郡悉下捷音 上聞
皇帝若曰南土皆吾民也其 詔平章廖永忠總征南之

師至廣守土何真以廣循惠款附公勞而撫之餘城
相繼未服公乃宣 德音撫遺黎嚴兵紀明政化擇
能吏攝郡邑取夷蛋之干紀者梟而令之以徇于市
民大悅服公以恩威已著不欲黷武迺駐兵于廣馳
檄往諭九真曰南朱崖管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
以參政朱公分兵撫定桂林象郡西抵兩江南土悉
平既奏功俟風便循海旋師因其暇治城浚隍不
忘武備也脩學興教先所急也先是廣城繁庶甲諸
郡歷兵火幾二十年公私百不存一至是公廨祠宇
百廢俱興鬱然壯麗矣公聰明英發治民理兵咸適
其宜出於天性是行省曹高齋賢贊襄幕府處决若
流厥功居多廣民感公之德乃相謂自元氏失綱瀕
海之城瓜分恭擾雜以夷僚 天子之命一舉而靖
南服萬里土宇極於焚溺之中惜之几席之上其偉
德豐功必將勒銘鼎鐘照耀竹帛以垂後世矣顧吾
民獨可無辭以致無窮之思和時贛州衛指揮胡通
受 命守土能體公為治迺相率以請伐石紀功系
以歌頌其辭曰 天眷我

皇德配無疆四方來王降生哲臣侃侃忠貞佐運以興秉
鉞奮旄載涉洪濤龍釀千艘巒弱匪闕阻化不廷
帝命徂征臣拜稽首熊羆先後抵于寇藪電掃鐔津取其
鯢鯨獻俘于京番禺夷澳乘彼破竹輸款來服令肅

風雷萬馬低回城門大開赤子夔夔訴其渴饑公飲
食之德偷狂狂搏人以嘻公集礫之桂象兩江朱崖
儋耳悉我疆里領領廣城河水紫紫百廢俱興饗宮

孔北公新作止士民載喜朱侯雍雍副征南公德配
鼎鐘高史英英贊幕繩繩允矣嘉賓民愿我公歸于
廟堂佐我

天王民詞以詠紀公夏四月永忠等及指揮使陸仲亨會
之休垂于千秋

于廣州元諸帥皆降四月辛丑朔廖永忠至東莞何
真率官屬出見贛州衛指揮使

陸仲亨略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郡縣進攻慶元守
將張鵬程棄城遁仲亨等遂引兵會廣州永忠師至
廣州之龍潭元將盧左丞遣鎮撫盧成納款得海舟五
百餘艘軍士二千九百餘人馬三百疋糧五千餘石

命指揮胡通守之乙巳永忠師次
虎頭門小張元帥以所部來降

乙卯永忠及元將邵宗愚戰于廣州大破斬之廣州平

初元偽僉政邵宗愚聞王師入廣州遣其黨羅元祥
詣軍門降本以覘軍勢而實無降意永忠謂之曰欲
降則來無虛言以相款也宗愚遷延累日竟不至永
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

旦破之宗愚擾三山寨兄弟俱殘暴嗜殺近境頗被
其害嘗再陷廣州大肆侵掠廣州民尤嫉之及面縛
入城民往觀之爭唾其面遂與其徒皆棄市新會縣土
豪黃彬河源縣曹文昌汲州廖仁等復聚衆作亂有

稱元帥永忠復捕誅之南海人麥祖康以魘魅蠱毒
殺人又捕斬之廣州既平永忠遂進兵取廣西

命永嘉侯朱亮祖鎮廣東總兵官之出
鎮蓋傲於此

二年夏四月戊辰以治書侍御史周禎為廣東行省參

政張以寧贈楨詩昔年漲海奔長鯨五羊城上飛

大明天子赫斯怒銅虎夜發期門兵戈船下瀨走海若鼓

騎度嶺潛出精刺桐春開白日麗篁竹夜靜微霜清

蠻輒夷落動萬里詐緩巨測非人情中臺持書國名卿

帝命汝往為長城鳳闕峩冠拜明詔龍江伐鼓嚴前旌

仙人美門安期生蒼旗羽節續來迎南滇萬里長明

鏡石尤風息波無驚馬人龍戶來雜還蜃樓蛟室收

聲嶸磊落明珠溢中國爛斑卉服朝神京會闈頌

平廣州都督陞台衡蓋指邵宗愚初平故云

六年春正月甲寅黜中書左丞相汪廣洋為廣東行省

參政廣洋以巽柔息政故有是命

七年四月丙辰詔廣東參政汪廣洋為左御史大夫